



悦读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07-09

齐鲁晚报

2020年7月5日
星期日

卓
然
于
心
悦
享
娱
乐

□ 美编：孔继红
□ 编辑：孔继红



郝平：大叔的逆袭

近日，精品涉案剧《三叉戟》在高口碑中落幕。戏里和戏外，陈建斌、郝平、董勇三位实力派演员都上演了“中年大叔的逆袭”。演员郝平饰演老哥仨中最能说会道的“大喷子”潘江海，一个专门做预审的特殊工种警察，他以生活化的表演、深厚的台词功底、精准的细节表达，收获观众好评。郝平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一个可圈可点的典型角色。

十年前，因在《蜗居》中与海清演活了备受房子折磨的夫妻，演员郝平被大众所熟知，此后他又出演了《家事也是事》《全家福》等家庭题材剧。近年来的角色更加丰富多样，有《毒战》中的毒贩子“哈哈哥”、《伪钞者之末路》中的复杂反派人物唐宋，也有《我们的少年时代》中的中年爸爸角色。

郝平演了多年话剧，获得过“白玉兰戏剧奖”“梅花奖”“文华奖”“金狮奖”等舞台大奖，诠释了大量的舞台戏优秀角色。在接受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采访时，郝平称，演员这个职业道路会越来越宽，中年这个阶段到了演员非常好的时间，希望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多一些，让观众看到中年演员的实力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师文静

“大喷子”是我的代表性角色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能否把潘江海列为职业生涯可圈可点的艺术形象呢？

郝平：《三叉戟》中的预审官潘江海，可以说是我的一个代表性角色。毕竟我为这个戏体验过生活，诠释了一个不一样的警官。这是国内电影电视剧第一次正面描写预审警察，人物性格也特别鲜明，可以说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典型性人物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你接到剧本前就很喜欢小说中的潘江海，拿到契合自己的角色是不是很开心？

郝平：崔铁军、徐国柱、潘江海是三个即将退休的老顽童，人物性格非常鲜明，比较幽默，也很生活化，每个人身上都有弱点和缺点，但办案各有各的招，是很老到的警察。

能够接到一个跟我年龄符合、阅历也差不多的角色，就是感觉各方面都特别合适！“大喷子”能说，日常生活中我也挺能说。或者说，这么多年舞台剧打磨，自己的台词、语言功底成为一个加分的东西，跟角色契合。

当一个演员碰到一个合适的角色，创作时自然很有冲动感，演的时候就会事半功倍，四两拨千斤，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。并不是非常老到的演员就能驾驭任何角色，演员适合角色，才能塑造出个性化非常鲜明的人物。这对演员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事。《三叉戟》中我们三个人都适合角色，塑造角色的方法多，创作手段也丰富，观众看起来自然觉得比较鲜活。

虽然适合角色，但开拍之前，我去了天津第二看守所体验生活，跟真正的公安干警、预审员共同生活了十来天，观察他们的说话方式，看到了一些非常珍贵的影像，警察也教了我很多预审技巧，知道了什么叫斗智斗勇斗心、藏风藏势藏智。体验生活对角色创作帮助很大。

“鬼怪神”这类角色我演不了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三个“戏骨”一起演戏，会不会都想使出浑身力量让自己的人物出彩，从而有了飙戏、竞争的感觉？

郝平：我们三个人在开拍前达成了统一意见，不改剧本，不胡

乱增加东西，我们即兴创作的时候就是凭本能。我们考验表演的尺度就是以生活作为镜子，生活中什么样子，我们三个人物就应该是什么样子，正常生活是检验我们表演的唯一标准。

特别突兀或觉得特别奇怪的东西我们通通不要，三个人都在做减法，呈现给观众的就是，三个人磨合得特别好，也特别幽默，怎么演对方都能接得住。现场拍戏时，我们三个人都学会了给对方让戏，“让”是相互谦让的“让”，没有一个人为了单独表现而演得特别过瘾、特别high，三个人都在让戏，自然就形成了特别默契的配合。每天我们三个在现场拍戏都“让戏”，自然分寸感、火候感就都特别好。这个东西也无法用语言说清楚，就是成熟演员一种非常成熟的表现。演这部戏我很愉快，也很舒服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你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现实题材、家庭题材剧，这是接剧本的一种坚持吗？

郝平：这些年我接电影电视作品一直秉持的观点，就是我要特别喜欢。一些特别玄幻的剧，古装戏，抗日神剧之类我没有去拍，觉得我演不了。我也愿意去尝试，但前提是人物必须是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人，让我演一些鬼怪神这

方面的戏，我宁愿不拍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什么样的人能激发你的表演欲？

郝平：近几年拍了不少戏，也接到了自己特别喜欢的角色。不管是正剧、悲剧、喜剧，我喜欢饰演带有戏剧性的人物，可以有喜剧性，可以有冷幽默。《爸爸是条龙》中，诠释一个下岗再就业的中年男人，人物很悲惨，但我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处理。《毒战》中的“哈哈哥”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毒枭，目露凶光，但他有真实可爱的地方，喜欢吹牛，我就会把人物喜剧性的一点放大。

《伪钞者之末路》中的唐宋角色反差特别大，在家里是个好丈夫，出去印伪钞时，是老谋深算的犯罪集团头目，表演时要找到人物的合理性：他印假钞是为了家庭。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坏人和完全的好人，演员要把人物背后的“核”呈现出来。有的剧本能把“核”写出来，有的剧本写不出来，这就需要演员去做功课。演员把这个“核”找出来，就会是一个立体的、丰富的角色。这是我创造角色的主要方向和途径。

影视市场应多给中年演员机会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你还拍了导演处女作《红簪子》，你想做什么样的导演？

郝平：做导演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。我是一个新生代导演，还不老到，处女作也是把我这么多年拍电影、电视的一些认知带到了作品中。

“电影艺术一定是导演艺术”，各部门、各环节都得配合导演的创作思维方式，配合导演对电影的理解，导演是整部电影的灵魂。导演是捏泥人的师傅，大家围绕导演的理念、构思去创作。这是我对导演的理解。在拍摄《红簪子》时，我发现自己的知识面有点窄，所以也着急过。电影时间跨度大，对我来说难度可想而知。我阅读了很多资料，采访了很多长者，导演还应该是杂学专家。

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导演太辛苦了，前期要有准备工作，拍摄现场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，要定夺各种方案，还要负责后期剪辑调光调色等。理解了做导演的无奈和无助，所以我们演员尽力少给导演增添困扰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：能否谈谈从事表演职业的人到中年，会跟普通上班族有哪些不一样的心态？有人说演员的职业是终身的，只要有好角色，资历越深其实越占优势。你处在这个年龄的心态是怎样的？

郝平：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男演员，可能处在了黄金时刻。五十岁时，对人情世故比较了解了，人也成熟了，职业道路会越来越宽，演戏、做导演，很多东西自然就开了。演绎角色更深刻、更接地气了。我觉得这个年龄段是一个演员非常好的阶段。

但现在的电影电视市场，不以我们这个年龄层演员做主力，《三叉戟》属于少数。所以拍《三叉戟》时，出品人、制片人、我们三位演员都暗暗地绷着一股劲儿。我们都没有流量，没有一个粉丝量超过百万，但就想贡献自己的精华出来，就想把对生活的认知放在角色里面。这种暗暗使劲，让我们给电影、电视市场带来了一股清流。就像这部剧的出品人说的，“披荆斩棘的叔叔在流量的丛林里奋进！”

我也想呼吁一下影视公司，在影视市场百花齐放的当下，要多出一些像《三叉戟》这样的现实主义题材，以人物来带动故事的主旋律好戏。更多的剧应该踏踏实实、不忘初心，以写人为主，以扎实的现实主义题材影响观众，也让观众看到中年演员表演上的魅力。